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論語卷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劉偉勲

論語通卷七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語錄先是率他勞是為他勤勞○饒氏曰集註以先

之為先其行勞之為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末農畋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吴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饒氏曰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己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況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馮氏曰樊遲問仁知而復有請則告之以其暗弱進之也子路問政而復

有請則無他說焉以其兼人抑之也○通曰子張子路問政皆告以無倦者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皆以此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語錄先有司而後綱紀立而責有所歸○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悦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

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　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去聲邦只在公私之間去聲爾語録仲弓只緣見識未極

其開闔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心廣仲弓以自己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説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以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王氏曰謂一蔽於小其害或至於此而不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齊氏曰孔子使之舉其所知而人舉其所不知蓋堯舉一舜而得十六舜舜舉一禹而得九禹之心也推此以宰天下可也況一家乎○晁氏曰是時魯之侵官濫刑賢才廢棄皆季氏之所為也仲弓不患有司之難為先小過之未可赦獨患賢才之不知仲弓真可以南面哉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

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姦人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出矣○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騫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曾氏曰季氏以閔子宰費又以仲弓子路冉有為宰皆取諸孔門德行政事之科亦可謂得人矣然閔子獨去之而不顧此其所以為顏閔歟○通曰先有司則於衆目不必屑屑之臨下以簡也赦小過則使衆人皆得以自新舜之御衆以寬也舉賢才而合衆人之知以為知舜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夫子此數語雖舜之治天下亦

不外此而況仲弓之為宰者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六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齊氏曰祖非禰也而禰之父非𦕈也而𦕈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

不正孰大於是○王氏曰聖人用權未易窺測此但言衛國之政莫先於正名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馮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今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謂輒也是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右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去聲)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

實而事不成吳氏曰正名言順即下文禮樂之本名正禮也言順樂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語錄事不成是粗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那理也

沒了事只是說他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刑罰安得不顛倒○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得其理之謂禮物

得其和之謂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閒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未必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之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語錄子以兵拒父以父為賊是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禮樂如何而興刑罰如何而中程子所謂一事苟則其餘皆

苟正謂此也○馮氏曰自古禮樂刑政之不治未有不由於苟者也○吳氏曰名不正以下反說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二句入正說有此二句則事成而禮樂興刑罰中矣夫子雖次第言之然禮樂非外事而刑罰無非事也慶賞者嘉善之事刑罰者懲惡之事也必謂事事當然一事不然非必也凡事皆有名不可不正亦不特衛輒父子為然○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

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聲下同）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文集胡氏之言乃聖人大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必須更有隨宜裁制處○語錄胡氏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為之臣矣○饒氏曰集註引胡氏之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為萬世綱

常作主亂臣賊子知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為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通曰正名之說雖為衛君而發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正名為先此固為政之大經也特孔子欲為之於衛必有權焉非後之人所能測識則亦非可得而擬議也按胡氏之說以為當立郢或曰使蒯聵果欲殺其母則於義當絕春秋必以莊元年不書姜氏之例書之矣今晉納蒯聵春秋之書一則曰世子二則曰世子左氏之說未可盡信也必也正名是欲正蒯聵世子之名也正蒯聵與輒父子之名也二說未知孰是

姑書之以俟知者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馮氏曰周官閭師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術業有專攻稼圃亦各有業不通習也而謂聖人兼通之乎善乎辥退之之言曰聖賢之能多農馬之智專故也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語錄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至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黄氏曰夫子多能鄙事則

稼圃亦當知之樊遲請學者請學於夫子也故夫子以吾不如告之若貧而為農之事事亦未為過者樊遲之志豈亦有為許行之說者而慕之歟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通曰樊遲問仁智者三至於問崇德修慝辨惑夫子善之此所問稼圃必有入以墨翟師禹稼穡之說者此夫子所以小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去聲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

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洪氏曰春秋之大夫多以詩專對古之學詩者蓋如此○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讀書而不明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而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無幾特釐正之以系於風雅頌之末云爾○黄氏曰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爾○饒氏曰詩之作本乎人情人情有好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婉曲諷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國君之命措辭最為難事才委靡則流於削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使於四方而能善其辭命婉正

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違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得恁地但誦詩而有所得則自然有此效驗○齊氏曰誦之而有達於本國之政如魯昭公誦彼曰而食于何不臧而國無政不用善以自取譏於天不能專對於四方如宋華定聘為賦蓼蕭而宴語之不懐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其與不誦何以異○吳氏曰夫子嘗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葢誦詩得其要則雖一言而有餘昧其用則雖多言而不足○通曰習温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為慈祥豈弟之政必能為温厚和平之言要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爻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爾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

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語錄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全不理會子荊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荊能如此故聖人稱之〇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荊為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其心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　胡仁仲曰荊善居室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嬰於物可以為法也夫人之生於世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世之馳騖之不反也〇洪氏曰子於子路之言則戒其苟於衛公子荊之居室則善其苟各有攸當也〇通曰得深則見誘之小

內重則見外之輕蓋君子之心天下無一物足以動之者而況區區一室中之有哉夫子言之以其為衛之公子則可嘉爾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去聲以富之

饒氏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畆之田勿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地孟子所謂五畆之宅樹墻下以桑是也田出谷粟里出布帛有谷粟則不飢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之道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見東漢禮儀志唐太宗大召名

儒增廣生員見唐書儒學傳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鄭舜舉曰當是時干戈相尋生齒凋喪唯衛之民稍庶孔子故喜而歎之子往反於衛者五豈非以其國有其本猶可以有為乎惜乎靈公卒不用之也○通曰富之教之君子責也三代以後井田之法廢民自為貧富而富之之柄不在於君皇極之道隳民無所摽準而教之之本不在於君此集註所以始於制田里而末則及於三代之所以教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

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張氏曰朞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以成者即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充而已矣○洪氏曰周官考羣吏之治有歲終者有三年者夫子故以此為斷○葉少蘊曰因衛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之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者定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況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通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二一為衛不能用一為魯不能用即此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大

辟之刑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善人力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吳氏曰善人教民為邦不踐迹雖許之而皆有未足之意當合觀之○通曰可欲之謂善視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之神等級甚遠故聖人之用一年如此三年如此善人之功百年僅能如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

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為足以當之○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他仁字不同蓋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是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使其化薫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於四海之内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音尖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薫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之所能及也○通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

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所謂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生意之流通故曰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馮氏曰臣見君曰朝故其庭謂之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稱也晏晩也政國政事家事長樂陳氏曰禮云政行則事成孟子云發于其政害于其事蓋行于上者謂之政通於下者謂之事

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别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去聲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黄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相季氏無

能改于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求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通曰集註以為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然唐太宗文德皇后既葬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及聞魏徵獻陵之對即泣為毀觀此太宗所以不失為唐之賢君也季氏豈不聞夫子事與政之語而卒不能毀私朝此康子所以不得為魯之賢大夫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小雅楚茨章）言一言之間未可以

如此而必期其效胡氏曰詩幾音機此失音也舊說或以為近或以為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

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

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胡氏曰謝氏說邦未必興喪則似以幾訓近又曰興喪之源分於此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似以幾訓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有所發明歟○饒氏曰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子高低謂一言而便能興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亦不可謂一言而便能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不令分毫有偏○吳氏曰按定公固庸君然此問亦非無意於興邦者夫子對辭雖緩而歷代興亡之故常必由之使定公知為之難而日求逆耳之言以自輔轉移魯國

是必有道惜乎徒問而不能行也○通曰有以一字為一言者如子貢問終身行之之一言而夫子答以恕之一字是也有以一句為一言者如此章興邦之一言則為君難喪邦之一言則惟其言而莫予違是也一言甚微而有關於喪興者甚大其微也固可忽哉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吳氏曰孔子世家孔子如陳及葉按左傳哀公四年楚謀北方葉公致蔡于負函十六年白公亂葉

公在蔡杜曰蔡遷州來楚并其地葉公與夫子問答疑在蔡非在葉也或曰此章言其效而不言所以致之何也曰葉公楚名臣或不待贅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輿輩交議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才要速成便是只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底規模自然是急不得

○通曰先是集註嘗記謝氏曰子夏于遠者大者或昧焉蓋惟昧其遠者故欲速求一時之近功而遠者有所不能達惟昧其大者故但見一時之小利而大者有所不能成○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胡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為法兩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小利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之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馮氏曰人之生也直蓋天理也順理為直未有逆天理而可為直者楚在南服淪於夷狄無有講學求直躬而至於無父其過乃如此○

饒氏曰父子主恩于理亦當相隱于情亦當相隱故只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為直集註順理為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齊氏曰直之名小不孝之罪大聖人權衡于二者之間故寧父子相隱而有不直之名不忍父子相訐而有不孝之罪孝則尚可以該直直則已隨于不孝○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六惡疏引以為說朱子善其能推言之讀書者又能如此推行之則善之善矣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通曰集註以為天理人情之至者天理不出乎人情之外纔不合人情便是不合天

理直何在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去聲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嚴○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貌上著個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鹵莽所以著個敬至于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偽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于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于居處上于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

上于與人時能盡此心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可棄仁便無間斷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通曰心在即為仁恭敬是由靜而之動不敢忽乎此心忠是由己而之人不敢欺乎此心不可棄是由中國而之夷狄不敢失乎此心充之睟面盎背者此心之充達之篤恭而天下平此心之達也仁者徹上徹下初無二心故聖人語仁徹上徹下亦無二語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語錄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于愛人則又以其發于外者言之○饒氏曰即此三者

便是先難底事至于愛人底事則又是恭敬忠上發出去○覺軒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若異者因其所禀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敎人猶化工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于能言而已錄

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于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語錄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于人之國是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饒氏曰行已有恥是事事不肯苟且孝悌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故以為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

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試問硜硜〉

小人亦可為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于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唯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于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

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去聲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王氏曰子貢每問每下却是要放平實做工夫最後一問却錯夫子急急與截斷○通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具有可觀其次則孝悌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信果行者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嗚呼今之為士者誕謾苟賤往往多市井之人而名之曰士可乎不可乎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

行道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去聲不掩狷者志未及而守有餘文集狂者志高可以有為狷者志潔有所不為而可以有守○饒氏曰行不掩非是全不行不顧言猶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這五七分蓋那十分不過爾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語錄謹厚者雖是好又無益于事故有取于狂狷然狂狷者又各隨于一偏中道之人有狂狷者之意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饒氏曰

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于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于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跂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王氏曰立志有守狂狷之長行不掩知未及狂狷之病兼其長去其病而至于中行矣○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吳氏曰中者天下極至之正理以其亭亭當當無過不及故謂之中行道也孟

子述此章行作道是也道理之道如道路然人所由也故曰道○通曰夫子既不得行道于當時故欲傳道于來世然堯舜以來相傳只是一中字故其欲得中行之士而與之中者既不可必得狂者有志狷者有守猶可裁抑激厲而歸之中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生死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齊氏曰詩曰如月之恒董氏曰月之魄有盈缺月之明未嘗變也○吳氏曰南國之人甚言無恒之

不可巫交鬼神醫寄生死雖賤事也尚不可為況學者乎聖人聞善言揚而不没又以教人皆盛德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語錄承如人送與之也○饒氏曰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于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茍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語錄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通曰易為占筮之書不

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卦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者由平日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馮氏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為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無分別也和則不必同同則不能和和與同近似如比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之蓋君子以義相與而不為詭隨小人以利相與而必至悖戾○吳氏曰此章通下章皆論聖人交際之事和以法同以黨○饒氏曰論語中說小人有數樣硜硜然小人哉是以氣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哉樊須也是以其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至于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泰同而不和與夫窮斯濫長戚戚

之類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把他對君子反說○通曰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循天理之所宜者自然無乖戾之心狥人情之所欲者自不能無阿比之意所以集註復引尹氏之說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如字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去聲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胡明

仲曰察人之賢否以鄉人為主察人之好惡以善為主則人之賢否得其實矣○馮氏曰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當唯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于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覺軒蔡氏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爾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救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通曰好善人之良心鄉之公論也我善而鄉之善者好之是其良心猶存而公論不泯也我善而彼之不善者惡之是其良心已失而公論亦不復存矣故集註始以為一鄉之人宜有公論又曰其間亦各以類而自為好惡也然君子亦惟因吾有可好之實而無苟合之行則可若彼之好惡于我何增損焉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卿大夫之得政者人之常情易事則疑若易說而君子無私狥故說之也難難事疑若難說而小人見利故說之也易○通曰下兩句觧上一句下之于上曰事上之于下曰使君子使人隨其才便是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小人使人必求備便是難事說不以道說也是易說一難一易君子小人之

情狀可見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則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則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廹者也○黃氏曰循理故安舒在理無可逞之道故不驕逞欲故驕肆在欲有或失之患故不泰○馮氏曰亦以二者近似而辨之泰者天理性分之樂也驕者血氣外物之恃也○吳氏曰君子居常居變其心無不安舒小人未得則戚戚得志則無不矜侈者泰氣平驕氣滿君子未嘗驕小人不能泰蓋理欲使然○王氏曰理無可逞欲必患失○通曰驕與泰極相似大學曰驕

泰以失之大學章句曰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則以泰為安舒驕為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黄氏曰剛强勁毅堅忍○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强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令外飾之資故于仁為近然非論其問學功夫即其資禀而言也資禀之近若合于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于天生之本然惟上智之資氣命于理自然合于中和而不墮于一偏其不屈于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

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于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于一偏而已大約言之固于仁為近由學者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王氏曰曾氏亦曰剛必無欲毅能必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通曰剛毅則有堅强之志木訥則無虛浮之氣皆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不止於近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或問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强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語錄懇惻有若切之意然一向如

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怡和悦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必列反而言之語録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一向和悦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容○饒氏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只是一句此是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若分別其義則切切偲偲見于處朋友怡怡見于處兄弟○覺軒蔡氏曰黄氏云爵有五士居其列民有四士為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人物並生天地之間而人為最靈謂之人則宜其舉相似也而士為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由與賜優為之矣乃汲汲然以士為問何也至夫子所以答之者不過于行己事君

入孝出弟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為司徒必先於數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然父兄之所告語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論選記誦而已爾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也○通曰子貢子路皆問何如斯可謂之士夫子各以人倫之要者告之告子貢者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也告子路者朋友兄弟之倫也士而不盡倫不可謂士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去聲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語錄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

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音鐸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語錄孔子為見春秋時忒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弟忠信之意○葉氏曰鄒魯之戰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孟子所以言民親其上死其長者必有以反之也晉文公示民信義與禮猶能致城濮之功況其大者乎○馮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如稱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是皆與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非億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也○饒氏曰欲論其作為

只前面說底便是朞月而綱紀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教化浹洽此是聖人作為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即戎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間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為久近之效○通曰善人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之深亦可以即戎矣其曰七年者猶孟子所謂小國七年爾小國七年視大國五年為遲勢有大小政之成故有遲速也善人之七年視三年有成為尤遲德有淺深化之行故有遲速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或問吳氏曰白虎通曰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

行義朝則坐于里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馮氏曰孟子曰不教而戰謂之殃民蓋本諸此○通曰所謂不教民者非謂平日不教民以戰也教之以孝弟忠信教之以務農講武武不得已而用之以戰君不忍棄其民民亦不忍棄其君者不然是天生之而我棄也忍哉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為自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閔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為之宰亦以此稱而此書名具為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

而聯書之其為自記之證三也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于有為也梅巖胡氏曰論語中說有道無道凡八出泛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南容伯玉武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武子之知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欲志于

穀而不能有為不可也○通曰憲為宰辭夫子之粟則其人不志于穀可知而夫子猶告之以此蓋以性猶介者志不廣則其邦無道能有守邦有道未必能有為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輔氏曰原憲兩問皆是以其所已能者而質之于聖人故夫子之答皆進之以其所未能

克好去聲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也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己之為勝敵勝己是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忮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于外恨藏于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克伐怨欲分而言之則為四事對舉而互言之則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無而生

氣欲也推本而言之又皆因有己而生也○饒氏曰克伐是一箇病怨欲是一箇病大病根又在一箇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語錄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

夫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夫問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所禁反漏矣

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然則二者如何用功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

辨于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于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循乎人欲用力于初分之際者易用力于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于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通曰克伐怨皆生于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怨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為仁憲之力制其欲者可以為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胡氏曰居以為居室可也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狹故以為意所便安處皆是蓋聖人既斷其不足為士則不止乎思念居室之安而已○通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其樂也天懷居者即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

著其樂也人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吴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孫之時○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通曰高峻如山無時可移君子之行如之卑順如水隨地曲折而通諸理君子之言有時而如之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平聲)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通曰有德者之言言其德也反是則言與德為二仁者之勇勇于仁也反是則勇與仁相違)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去聲而篡其位其臣寒浞食角反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音梟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

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賛美之葉少藴曰是時田恒之簒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欲為羿與奡者○饒氏曰此章意味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威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奡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于亡夫子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到這裏直是難答葢其以禹稷比已已是難說了又以羿奡比三家愈難答适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嘆美之○齊氏曰春秋以降秦之才力過於羿奡而亡不旋踵漢之德不及禹稷而亦數十

世有天下者盡亦審之哉○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于夫子其所以憫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于言外○通曰羿奡自謂天下之人無以加其力而卒無以保其身禹稷不自知其德有以加於天下之人而卒有天下非有尚德之心者其孰能知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語錄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兩點白處却當不得那白也○吳氏曰夫婉辭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雖或有天理滅未盡

者亦不得以仁稱之云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通曰君子之心頃刻不存謂之不仁小人之本心亡矣故未有小人而仁者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爲而爲者也觀慈父之于子忠臣之于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葢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爲愛誨之爲忠故又言以明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于前者逸于後豈非愛

之深者乎誨之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通曰勞之誨之是以成人責之也愛之深忠之大也逸居無教是以近于禽獸者待之也忠愛何在焉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

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上聲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語錄春秋之辭命猶是說義理到戰國談說則又說利害而已○饒氏曰命是使者傳命非如今人寫將去鄭國凡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裨諶想是柔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于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官熟于應對故又使之脩飾當時子產當國凡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衆人草創討論脩飾都了却來潤色之合此四人之長則全美矣○葉少蘊曰子產獻入陳之捷于晉晉人問入陳之罪子產對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以為辭順而受之子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愼辭命可知矣左氏記諶野則獲以為草野之草蓋聞夫子之言而不詳○馮氏曰三代而上訓誥誓

命之辭後世莫能及者其卿大夫以道德之學而發之于文降及春秋之時學問陋矣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爭奪之衝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為卿又十年授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爭也故用是三人者草創討論脩飾之既成乃從而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獻聲公凡五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于人之國如此哉○通曰是非未定討論是訂其孰是孰非脩飾則去其非而飾其是至子產是非定矣不過潤色之而已以子產之相鄭凡一辭令必集衆人之長而用之相天下者可鑒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

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弊爭承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于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盖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通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不過其濟人一事而言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止之其後卒名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通曰方之上文所謂子產者彼相鄭能用裨諶諸人之賢此相楚不能知夫子之聖可彼也又方之下文所謂管仲彼能相齊桓倡尊王之義此不能革僭王之號尤可彼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語録人也范楊以為盡人道集註以為猶言此人也本古註說猶詩所謂伊人又如莊子所謂之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馮氏曰伯氏敬仲之

宗長齊大夫也駢邑伯氏食邑三百家也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巳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周禮二十五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于版圖者凡三百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鄭舜舉曰奪邑不當其罪而能不怨則受奪者為賢奪邑而當其罪能使人不怨則奪之者為賢○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必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于桓文管晏一切抑之○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

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未有聞也

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大學規模乃為王佐材而伊傅周召其人也○通曰能使諸父昆弟不怨最難而管仲使其宗長不怨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尤難而管仲能使其齊之大夫不用而不怨故下繼之曰貧而無怨難然貧而怨其難在貧者能使伯氏貧而無怨其難在管仲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上聲下同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馮氏曰夫子論貧之無怨為難因謂富之無驕則易爾記者以夫子稱伯氏夫邑而沒齒無怨言因次于此見伯氏亦賢也夫貧逆境也富順境也怨者常情驕者客氣處逆難于順境

而欲平其常情之所不免處順易于逆境而欲去其客氣之所不可為此難易之分也○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未嘗不足者非無所愧怍而真有所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夸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别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足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也○通曰貧而無諂不若貧而樂此曰無怨則幾于樂矣故難若夫富而無驕則又不如富而好禮者也故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上聲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

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亷靜寡慾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人也器之然則孟公綽蓋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涌曰聖人用人固用其長而去其短然如公綽之才不如其德猶可言也但可以為滕薛大夫則不復言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乎內而文見乎外則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語錄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能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

而于藝不足則于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蘇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却始能取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以為成人則猶未至于踐形之域也○通曰饒氏疑武仲之知僅能料度事宜而未足以窮理愚謂理不在事物之外纔能量度事宜則是能度此理之宜況集註下兼字與則字蓋謂能兼四子之所長則移其知亦足以窮理若獨用其知固未足道也下文當看又字使字蓋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如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滕薛大夫莊子死敵而不終于孝冉有為季氏聚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然粹然也本文曰文之以禮樂而集註曰使德成于内而文見乎外見得文若在外而所以文之者在内不在外

學問矯揉氣質變化禮樂之功大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去聲下同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

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去聲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馮氏曰夫具天地之形者皆人也而盡其所以為人者實寡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舍短集長增益其所未至爾

非謂成人之道盡于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孟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唯其自許如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殉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行行如也若不得其死然則以未能文之以禮樂故也○或問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為言卞莊子蓋以況子路爾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子之長與成于禮樂焉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去聲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

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葢疑之也或問文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而公明賈以為時然後言笑取何也曰蘇氏曰凡事之因時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而公明賈以是稱之也曰夫子之疑何也曰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吳氏曰稱其主曰夫子意猶對蘧伯玉使者然公明賈稱夫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蘧伯玉使者但為謙辭以對益以彰其主之美為辭令者可以觀矣

○通曰不言不笑不取非中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時中也時中非文子所能也故夫子疑之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于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去聲下同

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馮氏曰武仲據邑卑辭以請迹非要君者時人亦不以此罪之不知義者又或以存先祀為賢然春秋書臧孫紇出奔邾蓋絕之矣○饒氏曰武仲當請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又曰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通曰雖曰不要君衆人之言吾不信也衆人之言不見其有要君之迹夫子之見見其有要君之心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平聲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齊氏曰兩公之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于僭王猾夏又曰孔子于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遂伐楚而于晉僅書曰及楚戰于城濮則晉之有歉于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通曰以時言則當先齊桓而後晉文夫子之言如此者所以甚言晉文之譎也至謂齊桓之正不過視晉文為得其正爾若夫王道正直之正齊桓豈能企其萬一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去聲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饒氏曰春秋于

糾上一有子字一無子字何也曰始為以其納得不是故去子以明不當納終焉以其殺得不是故又稱

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或問召忽之失在于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于死管仲之得在于九合諸侯而不在于不死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

而貶忽之死也○通曰夫子于仲弓不許其仁于管仲則曰如其仁何也蓋或人稱仲弓之仁故夫子不輕以為仁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故亦不敢輕以為未仁先言管仲之力也而後言其仁則管仲之仁以力言非以心言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長上聲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語錄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其功過自不相揜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于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日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于被髮左衽則管仲之功大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

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

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

死實當去聲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

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

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

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

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去聲）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唐書魏徵為太子洗馬王珪為太子授中舍人太子建成死太宗召二人為諫議大夫）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語錄問程子可也亦可也二說曰前說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是始者凡其可以死後果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之道而桓公乃當立○無不可事之理蓋仲

雖糾之傅然非糾之臣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而桓乃吾君所當事也○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仁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荅問抑揚之意學者當深味之○通曰管仲相桓公以下荅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荅子貢所謂不能死葢死則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葢有以處此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為大夫順理也以家臣之賤而與之同列無歉焉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迹爾○饒氏曰今之所謂謚法未必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如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是亦無愧于文之謚矣非指此為文也孔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子○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謚以貞惠文子蓋以修其班列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僎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爾說者以文子

得謚之故見諸檀弓夫子聞其與其臣同升諸公則是文子薦僎之時非身後也謚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為謚爾○通曰是以謂之文也是言之于孔圉既謚之後可以為文矣是言之于公孫枝未謚之先一則孔子之所言是明孔文子之所謚一則公叔文子之所謚卒如夫子之所言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人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去聲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抑之篇○胡氏曰圉即敏學好問者賈即問與竈者鮀即以佞免于今世者如圉幾矣賈之竊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一長而用之得以盡其所長耳○鄭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拳拳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人庶或可以有為矣○通曰季札嘗曰衛多君子如孔子所稱蘧伯玉史魚公子荆公叔文子皆以其德也此三子者僅以其才而用之猶足以不喪使得前所謂有德而用之

又當如何豈以老而不當事任歟其先後存沒不可考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音鐸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吳氏曰言以口為以身大言不慙則踐其言而為之也必難矣○通曰夫子嘗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此所謂言之不怍則是言而無恥者也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

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吳氏曰左傳云孔子三日齋或曰論語不言齋文不備也或曰鄰國弒君聞變即當請討沐浴可矣三日齋則緩矣此義為優玉藻曰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凡朝禮必沐浴此章所告者弒君之大變所請者討賊之大事故特言之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

謂之伐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國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吳氏曰討者誅有罪之名臣弒其君天理不容人情共憤苟得而討夫人皆可討之況齊魯甥舅鄰國尤當致討故夫子欲以魯討齊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彊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馮氏曰是時吳楚諸皆有弑君之事子未嘗請討者其事異而勢不相及也齊之有陳氏猶魯之有三家也二國壤地相接其勢偪其事類也哀公患三家之强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將有為者也今陳氏果弑君矣夫子之有請所以深警哀公討陳氏則君臣之義正三家畏公室張矣

此豈三子者之所樂聞哉公乃不惟不能討陳氏而亦不能喻三家使子自為之言三家之不從必矣知其不從而猶告之者致君命也亦以使三子知弒君者諸大夫之所必不容也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絶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葢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與同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

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孔子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或問程子以為必告之天子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弒君者人人得而誅之如漢所謂共擊之者晉李毅告王濬以為弒君之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者則以當世本無此法而言爾然一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以告也其事之未至乎迫遽而得以告也其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也則告而俟命以行甚則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少緩而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逆賊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馮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

賊人人得而誅之此以義言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此以力言之天下之事常患乎勢有不行者力不足也以天下之大義誅天下之大賊而力又足以勝之此其所以為可行也○鄭舜舉曰夫子已告老矣以嘗為大夫而食其禄是雖去位而不忘憂國之心後世為身謀者諉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不解聖人之言且不識聖人之心也○通曰夫子此言明大義扶綱常雖不得見之施行可使亂臣賊子懼矣蓋當時天子諸侯不能討而告老之大夫猶能請討庶知夫人皆可得而討之也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之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顔諫爭去聲○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

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語錄以使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黄氏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是犯上也○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令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令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通曰勿欺非特不可欺其君亦自不可欺其心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狥人欲故日究乎汙下文集凡百事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語錄君子一日長

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沉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今人做差一件事説差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究其失少間究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通曰高明如在九天之上汙下如在九淵之底其相去遠邈何如是哉人心之體本自與天同一高明特不可一毫私欲累之爾君子去人欲而反天理則日從天理上推極而所見卒至高明小人昧天理而狥人欲則日從人欲上究竟所見日淪於汙下夫子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去聲已語録程子兩段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卻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去自家身已上做得工夫非惟是為耶人不得後連已也喪了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已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是為已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辭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

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通曰學無古今之異學之者有古今之異程子兩欲字指學之者用心之初而言也古之學者其用心在得之於己其學無所爲而爲之也今之學者其用心在見知於人其學有所爲而爲之也學無異用心有異此所以爲古今之異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特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於聖賢爲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亦可謂知德而能言矣○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俟其出而稱之者二南宮适出伯玉使者出是也俟其出而斥之者二宰我出樊遲出是也聖人氣象雍容如天地之生物陽舒陰慘無非敎也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之○通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

其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及惟恐其過之不改而常加克治也此孔門顏曾之學也而伯玉能之賢矣哉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見則陽篇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唯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矣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非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不已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也又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意味深長學者常存此心乃進德之本也○通曰集註謂其進德老而不倦者蓋伯玉此時年已九十矣衛武公九十而曰不暇有愆伯玉九十而欲寡其過而未能聖賢之學曷

嘗以老而自已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饒氏曰上章為謀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指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之

位又說得閫如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乎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通曰艮止也思不出位身之所處止其所也所思者亦不出其位心之所思止其所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文集過猶行過恭喪過哀之過

○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通曰恥其言則不至於言之不怍過其行則不至於行之不及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去聲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知而仁入德之事仁而知成德之事我無能焉不以成德之事自居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

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齊氏曰夫子不深許子貢之賢而自言其不暇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然則子貢果賢乎哉○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通曰按朱子有曰學者雖思量不暇箇甚麽竊謂學不厭學不敢自暇也教不倦教不敢自暇也如是不暇而暇於方人乎哉子貢聞不暇二字亦可以悟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

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胡氏曰失於務外爲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馮氏曰此與求爲可知之指同蓋能之則終有知之者○通曰此章凡四見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里仁還問衛靈公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爲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

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虚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饒氏曰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通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畒名也畒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葢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義理之正○齊氏曰孔子絕四無固一也孔子歷序逸民評之而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夷齊仲逸張惠皆固而孔子不固也故曰孔子聖之時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饒氏曰驥字當絶句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通曰驥以善馬稱稱其德之善爾如有一日千里之力而不調且良焉不足稱也已如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斯亦不足觀也已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道德經思始章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聲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

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陳氏曰以德報怨之言死定偏滯在一邊聖人之言怨則以直報德則以德報二者各得其平極是明白簡約而其中旨意却反覆無窮○通曰有施必有報人情也怨可以報可以無報而德不可不報天理也或人之言厚矣未免出於人情之勉强孔子之言未嘗不加厚也一本於天理之自然其言如造化之簡易易知理之費也其中微妙無窮理之隱固寓於費之中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

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爾無

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

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或問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於

已其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

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與天理為相關爾○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或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為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曰學者學夫人之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語録問子貢不曾問孔子告

之必有深意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説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如何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厮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通曰集註反躬自修循序漸進八字若無甚高遠難知者而以為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天只在此心天只在人事以天求天者非知天者也聖人之所以妙契乎天者不過反而求之吾心不過近而求諸人事而以高遠求聖人非知聖人者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吳氏曰季孫蓋康子景伯亦孟族也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語録總論二章之旨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爲子服景伯説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説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説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不齊治亂皆有定數如命令然景伯欲肆寮者義之所當激也夫子歸之於命者分之所當安也疑季氏有惑志子路遂同子羔仕衛○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位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為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

政於魯大率欲以裁其僭而勇於承命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為吾道興廢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寮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寮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寮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景伯之忠固不如孔子之達矣○通曰公伯寮其如命何是以命之說讋伯寮爾匡人其如予何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矣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　黄氏曰四者固非有優劣然皆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於言色而後辟之耶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居之位而量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馮氏曰桀溺謂子路豈若從

辟世之士夫子為之憮然至是乃賢辟世則道不行而無仕志也○吳氏曰此章論賢者違辟之事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通曰程子謂大小次第者非以賢者之德言也天下為大邦國為小天下無道而隱是辟世亂邦不居是辟地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其為小大次第而非有優劣者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通曰橫渠以七人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非述於人者王輔嗣蘇子瞻劉原父以為當屬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皆求其人以實之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以是爲言然無孔子之聖則寧爲晨門而自處於抱關擊柝可也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可謂賢也已○通曰晨門知其不可而已者也夫子

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天地生物之心不能已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馮氏曰世之亂也賢者隱淪於下而為禄仕甚者隱於草野而食其力如長沮桀溺

接輿猶得以名傳見簡冊荷蕢丈人儀封人晨門則沒世無聞而名亦隱矣哀哉○吳氏曰聖人切於救時人雖不知而猶冀其或知天下雖不可為而猶幸為之此其事葢有甚難者嗚呼悕矣荷蕢宜未足以知之○通曰聖人豈不知其道之不可行於世而聖人之心不能果於忘世也故聞磬聲而知聖人之有心者如荷蕢亦可謂之知果於忘世而不能心聖人之心者在荷蕢不可謂之仁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平聲之名未詳其義

或問諒陰之說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梁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也故三年之喪平聲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通曰三年之喪滕文公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春秋踰年即位蓋可

知矣子張之問孔子之答其有不足於魯也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聲定故民易使馮氏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人學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强之也○通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民之心定民之力可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

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語錄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而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其事皆了○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是出自誠而明意思體信是真實無妄達順是萬物各得其所○黄氏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其充積之盛者而言之也修己以安人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修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為君子故夫子指其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通曰自堯舜至夫

子聖聖相傳不能外此修已以敬一語子路小視此一敬字故夫子復指其功用之大者言之充積之盛即是體信自然及物即是達順體信者此敬之積於中而真實無妄也達順者此敬之達於外而周流無滯也堯舜以安百姓為病愈見堯舜之敬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魯人母死而歌見禮記檀弓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存音踞據音也饒氏曰蹲踞鴟鳥好蹲故謂之蹲鴟又或謂之鴟夷夷即蹲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

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上聲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或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故人爾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洪慶善曰夷俟者孔門之所未嘗見而叩脛者亦夫子所未嘗施○鄭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而已惡之而遜其辭外之矣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通曰人誰不欲老而不死而原壤獨得賊之名蓋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故也如前章蘧伯玉老而省身克己一日不死可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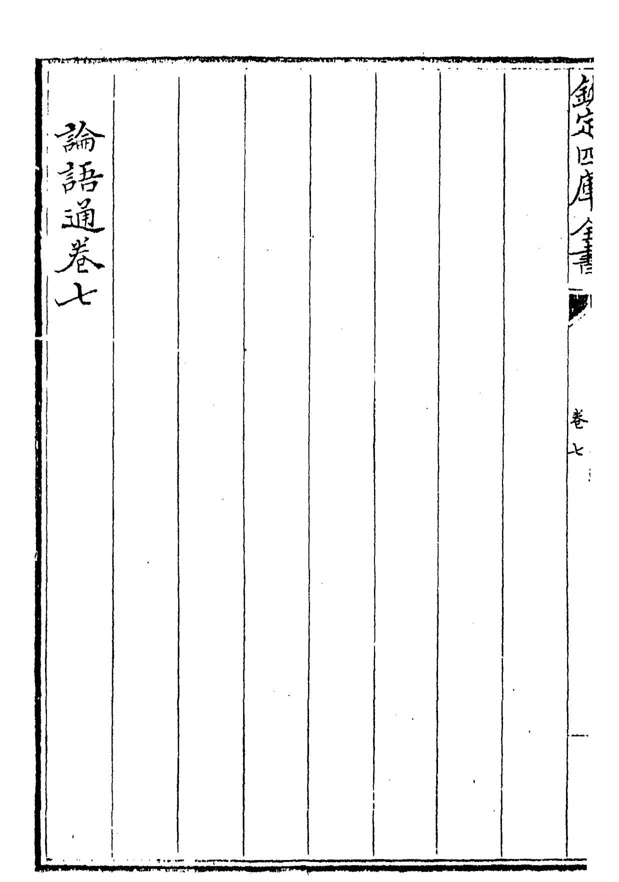
日之德或可為天地間全人如原壤之敗常亂俗一日不死徒為一日之賊而卒為天地間之罪人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去聲者之稱將命謂傳賔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或問按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此句猶漢書所謂呂后兒子畜之執筆記事於夫人三人迭侍左右所記闕黨童子豈即斯人也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之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上聲之序去聲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通曰非能求益則無汲汲之功但欲速成則無循循循之意上章原壤老而為賊是從幼不遜弟來今童子得以馴揉其氣而因習於禮則可免於原壤矣幸哉



論語通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論語卷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劉偉勲

論語通卷八

朱子集註　　　　元　胡炳文　撰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平聲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

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或問史記又曰明日與夫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黄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夾谷之會以兵加齊人而齊侯懼費人亂則命將士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爾然以俎豆啓之夫子之拳拳於衛也可知矣○陳用之曰古者射御之事寓於禮干戚之事寓於樂君子之學禮樂也軍旅之事未聞不在其中○饒氏曰當夫子去國勢家在衛所以雖適他國又復反觀子思之毋嫁於衛可知○通曰未之學也答之甚恭遂明日遂行去之甚果

決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即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虚歲孔子葢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絶糧於兵間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

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通曰無所顧慮者決於事理之當然而不知有利害也無所怨悔者安乎天理之自然而不見有憂患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通曰集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眞積力久以行言積學功至以知言曾子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也亦字是從曾子說來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

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解見中庸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去聲焉則顔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語録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而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

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通曰集註於彼引程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一字此則引謝氏曰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亦以天字釋一字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汎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則由博學而識之說來是以知言況曾子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集註引尹氏之說謂子貢之於曾子學有淺深末又謂顔曾以下諸子之學與子貢又自有淺深竊意曾子之一唯即信夫子之言而無疑子貢始於夫子之言方信而忽疑及聞一貫之說不復致問亦信之無疑矣顔冐以下天資之敏無如子貢學問之進亦無如子貢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蔡氏曰按夫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則愠見子貢則勸夫子少貶惟顔子則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害不容然後見君子此與由賜之見異矣故夫子既告子路以固窮之說而言未竟復呼子貢告以一貫之說謂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歟我只有箇一自然都貫了所以釋其少貶之疑又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已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愠見之惑也○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則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

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有諸已所以纔絕糧便愠見○通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

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所獨稱以德然後無為所以集註釋此章無為首曰德盛而民化末亦曰敬德之容非可以偽為敬之德積於中所以敬之容自見於外恭己無為人但見其外之容固莫得以測其中之德也苟無舜之敬則無舜之德則無舜之治若是而曰無為老子之無為非舜之無為也 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通曰程子曰為政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荅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語録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通曰篤敬二字朱子以為篤於敬饒氏以為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

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見曲禮言與我相參也衡軛音厄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去聲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鄭舜舉曰子張務外者也故問干禄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忠信篤敬視寡尤寡悔深淺不侔子張之學進矣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音壁)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壯子反)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通曰程子之說本不為釋此章而設集註引之以其於為已之學甚切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音秋)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

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陳用之曰書九德之行直而温詩雅之音直而不倨仲山甫之德直而柔衛武子之德直而和然後全中和之德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見襄公十四年○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

有不可得也語錄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則成德之名○通曰集註以為伯玉之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聖人能之伯玉可卷而懷則亦近於舍之則藏者矣楊氏亦以為史魚雖欲卷而懷之不可得蓋以史魚之不可而知伯玉之可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

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語録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决者有以義决者以仁决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决者孟子謂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别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語録實理與實見不同今合說必記録有誤若有那實理人雖是見得恁地確定便

是實見○永嘉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悔恨處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巳身○鄭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黄氏曰賢以事言以大夫言賢者見於有為者也仁以德言以士言仁者見於修身者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巳者見家語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通曰有所嚴憚則有

以厲其為仁之志有所切磋則有以作其為仁之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語錄

總論二章之旨顏子之問有二一則問仁一則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語錄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經世書以元統十二會為一元

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始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初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生物出來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或問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

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代有天下於是更為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四時五行皆不得其中正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語録所謂行夏時者非以建寅為正然謂之夏時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告民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歷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夏之時○饒氏曰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歷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是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通曰集註

謂歲月自當以人為紀者堯之歷不曰時而曰人時歷為人而作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門曰路寢車曰路車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曰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

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注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 通曰商尚質則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得乎質之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黄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熊氏曰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

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注曰天子冕服十二章衮冕卷龍衣也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鷩畫雉謂華蟲也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毳畫虎蜼謂宗彝也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絺刺粉米無畫也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玄者衣無文刺黻而已凡冕皆玄衣纁裳○通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

危也葉少藴曰舜命伯夷典禮夔典樂猶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佞人之能亂禮樂如此○通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辨給在口其佞也人猶易知卑諂在心其佞也人所難測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者也可不畏哉○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通曰須看斟酌二字以三代正朔斟酌之不如夏之時得其正輅至周而過侈斟酌之不如從殷為得其中冕自黄帝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斟酌之不如從周為得其中自堯舜湯武皆有樂斟酌之不如韶

樂之盡善盡美夫子姑舉此四者以例其餘皆當如此斟酌而行之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去聲其所守故放遠去聲之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治道保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辨給能變化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喪其所守故屛絕之○饒氏曰法外意者言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通曰此所謂法斟酌先王之禮而行之其法猶

未盡於此也此所謂法外意者自古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之道莫切於此矣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饒氏曰諸侯干王制者則誅之所以尊周也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為春此是夫子微意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馮氏

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〇張氏曰易於履霜則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〇通曰地有遠近時有遠近所謂遠慮者不可因循於目前不可苟且於一時也

〇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通曰前章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歎其不可得而見此則加之已矣乎嘆其終不可得而見也

〇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饒氏曰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己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通曰文仲知柳下惠之賢於己即知己之不稱其位矣知之而不與之並立得無自有愧於心乎

文仲據非所當據之位猶盜者得非所當得之貨也竊之一字春秋之法嚴矣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語録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少時性褊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寛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通曰夫子告仲弓嘗以無怨為恕之效此言已不自恕而待人以恕是所寡怨之道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

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通曰熟思之於未行之先審處之於將行之際事必不至於妄行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或問慧之為言固明智之稱特所謂小慧者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胡氏曰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馮氏曰言不及義則以利相尚好行小慧則以智相愚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語録義是就事上說

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行是大綱行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出則始自此出去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遜以出之則亦不可如人尊卑之分須要遜他然遜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是不能遜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遜皆是偽又曰是終始誠實此一事非是遜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也○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坯朴子君子以義作箇坯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布教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

出之使之無主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榦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語錄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胡氏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而敬又義之質推而上之也○永嘉陳氏曰以敬為主則義乃方外是敬為體而義為用若以義為質則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為體而三者為用矣○通曰義不可以直遂行之出之在禮孫義不可以偽為成之在信然非禮孫之後又加以信也實合乎禮與遜則實合乎義矣

○程子引易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者此所謂禮與遜即易所謂敬也此言義為制事之本必有恭敬之心然後可以行吾義易言敬為立心之本必有制事之義然後可以達吾敬敬義夾持之功固如此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已不求人知然没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歎之没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馮氏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饒氏曰此章不言生前而言没世何也蓋棺萬

事定生前或可干譽求名如道古今而譽盛德者沒後却𢇁黙不得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是眞有名矣大學之沒世不忘亦此意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已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或問楊氏

之說似太巧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胡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為一意楊氏於此又合三章為一意丈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通曰無能可求其為能也没世而名不稱不可求其為名也故君子反求諸已而已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語録矜是有把捉底意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通曰莊以持已易至絶物君子愈莊而愈無乖戾和以處衆易至徇物君子愈和而愈無阿比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通曰以己及物物物之施易窮推己之心以及物心體本無窮而心之施亦無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又曰聖學之要在一仁字行仁之要在一恕字○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饒氏曰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先子貢於事上學得多欲知博中之約故發此問○馮氏曰曾子兼言體用故曰忠恕子貢問用而不及體故曰恕而

已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茍如此若其惡去聲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或問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

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
未有過其實者曰若有譽而無毁則聖人之心為有
所倚矣曰有譽無毁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
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
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
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
若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則未嘗
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胡氏曰毁云損其眞
若叔孫武叔之毁是也譽云過其實孟子所
謂聲聞過情是也皆失其善善惡惡之正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
言吾之所以無所毁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

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語録

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或問班固漢書贊引此文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亦為粗得其文意者○通曰毀譽非無心之公論直道乃本心之天理三代之民此心此理今日之民即此心此理毀譽之私豈足以勝天理之公哉朱子曰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上聲

葉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言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略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

○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鴇乘乘黄蓋四馬駕車而坐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

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通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去聲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語錄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通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為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惡為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為強梁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齊人皆以為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是衆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孟子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衆惡必察處○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辭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以詳審爾○通曰仁者之好惡無私心而當於理衆人之好惡未必皆當於理而皆無私也故集註曰不察則或蔽於私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語錄問張子如此説孟子集註却謂盡其心者必其能知性者也知性是物格之事盡心是知至之事如何曰心與性只一般知與盡不同所謂知便是心了○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説若就道體上說道則際天蟠地何待人弘又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四如黄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

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要推出去方是弘〇通曰人者道之所寄故人外無道道者人之所以為人故道外無人然均是人也有大人有小人大人者人能大其道非道能大其人也小人者道本大人自小之爾

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通曰不改則其過遂成者過本是無心失理不改遂成有心悖理

〇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

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語録思是顧要去做學者依這本子去做○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着寛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為無益以思而不學則無益爾○饒氏曰夫子不曾教人莫思只要學了方思所以中庸慎思在博學審問之後○通曰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卑遜之義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而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禄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禄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禄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䘏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語録上句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禄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禄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通曰憂之深然後謀之熟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富一關打不透爾果不憂貧自不謀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内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語録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敖惰而辟之類○問到仁便是極了今又要莊以涖之動之以禮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更

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意思闒闒婁婁自不足以使人敬也此便是未盡善處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語錄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禀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語錄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輔氏曰不莊氣質之偏也不以禮學問之闕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

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通曰仁者心德之全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涖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為未善者德愈全而責愈備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語錄論此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養吾仁○或問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涖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之事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涖禮動不能為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固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葢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人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為於小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以一槩論君子亦有等降但其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又曰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通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集註謂君子才德足以任重而小人器量淺狹者材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才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葢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或問所謂不讓者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語然上章為凡民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各有所當云爾○馮氏曰禮之所當遜者莫如師師已所傳道者也而當為仁之時必待師而為之則有不及事者矣且以赤子匍匐將入井觀之亟往救之可也雖師在前亦不暇讓師以明當仁之在前必為而無遜也○通曰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

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已任曾子當之顏曾進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讓於孔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語錄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為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乎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通曰貞訓正

而固諒有固之意而無正之義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集註釋後獲之後謂不計其效蓋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禄非所計也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之意食禄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禄之心也張氏曰然則為貧而仕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乗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違卹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而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

纔任其事而即有得禄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禄之心則義利雜揉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學者所當深察也○通曰此章當與前章不謀食通看為食而謀道其謀也非真為食而後敬其事其敬也非純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强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

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洪氏曰聖人在中國夷狄皆可教也聖人在下君子小人皆可教也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吳氏曰其類雖殊其本則一有教無類天地之仁○通曰人無不善之性聖人無不教之人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異馮氏曰道所行也所行不同如衛之謀南適燕之謀北也函矢所謀有傷不傷之殊君子小人所謀有道食之異豈能相為之謀哉○通曰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不同君子固不能為小人謀小人固不能為君子謀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黄氏曰此為學者言工言辭者設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胡氏曰富者欲其贍麗者欲其華皆徒言之弊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鍾笙鎛鞞籥皆曰師○吴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冕名胡氏曰如春秋傳所記師筏師慧之類再

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此諸弟子為多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

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胡氏曰瞽必有相荀子所謂猶瞽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使其有相必不如是屑屑然矣○葉氏曰哀其疾所以盡仁不易其疾所以盡敬○馮氏曰使瞽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也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次之意也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趙氏曰春秋傳云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太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為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

東蒙山名馮氏曰蒙山在蒙陰縣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乂東蒙也蔡州蔡蒙底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

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㬰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

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

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馮氏曰子稱二子為具臣以此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黄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子孫者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也故孔子獨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觀此章求專以費言孔子兼以

會言可見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梅巖胡氏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矣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之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

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或問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衆少矣憂貧而求衆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則雖欲無傾覆之患其可得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梅巖胡氏曰安無傾一語專欒後世必為子孫憂之慮蓋既均既和則

城完斛為固國之助費近斛為鄰睦之助其所謂憂者正是得力處○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稱名者謹其事正其辭也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

故併責之遠人謂顓史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史而在蕭

牆之內也

干盾也戈戟也蕭牆屏也馮氏曰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

牆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

而去季氏王氏回曰夫子知異時為魯與季氏之患者不在顓史而在費也故曰蕭牆之內其

後費宰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及公之側賴夫子得免遂隳費而顓㬰不與焉○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彊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㬰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音夕）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㬰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馮氏曰聖門紀録問荅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唯此章數百辭析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變禮易樂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君討禮樂征伐之權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矣○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俱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

則征伐之所從起征則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〇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輔氏曰此因上面天下有道諸侯既不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政哉〇馮氏曰諸侯雖不得專禮樂征伐然得專一國之政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天下無私議非箝其廉反其口使不敢言也馮氏曰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蓋公議之於上非私議之於下也政有得失則庶人謗於道使得

羣議則上失其道矣○此章通論天下之勢通曰先儒以為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呼肱反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

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饒氏曰此章大意正接上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馮氏曰昭公之亂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公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子故述之夫祿去公室五世則政逮於大夫四世可知大夫五世希不失則三桓子孫之微可知言三

桓子孫而不言陪臣然三桓子孫之微則陪臣之張可知矣一言而世變之終始隱然於言辭之表然後知夫子之善為言也○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者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護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見故可聞過而進於誠明也言聞過則眞有所聞言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諒與多聞未足以進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而

入也便習熟也胡氏曰便順適也字書云安也順適且安故云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或問便辟則無責善之誠善柔則無無固守之節便佞則無貫通之實○胡氏曰便辟書註以為足恭是也○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胡氏曰禮樂皆有自然之節因其節而別之也○饒氏曰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一分過不得一分不及不得節是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吳氏曰禮勝離樂勝流節之使不過也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聲可不謹哉饒氏曰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

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是為樂而荒淫耳○覺軒蔡氏曰三友者損益之資於外也三樂者損益之發於中也然三友之損益與三樂之損益又未嘗不相關○通曰三友之益以直為先蓋損者之三友皆不直者為之也三樂之益以節禮樂為先蓋損者之三樂皆不節者為之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齊氏曰躁則揚已隱則匿

情瞽則不啻其可皆非敬長之道○通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而不知所謂中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馮氏曰人稟陰陽以生形形之所待以生者氣血血稟於陰行於脉之內而為營氣稟於陽行於脉之外而為衛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

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髙而德彌卲也

饒氏曰䰟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䰟魄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便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張氏曰自少至老皆所當戒而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通曰少而好色是不知本之不可伐而自絶其命也壯而好鬬是不知力之不足恃而自危其身也老而好得是不知富之不可求

而自墮其行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語録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之大人○張氏曰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謂正當義以告之不當為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語録要緊全在知字上若不知這道理自是憒然何由知其可畏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通曰小人不畏天命由於不知故中庸章句首論天命之性則曰學者茍知之則於學自有不能已者第二章以中庸為天命之當然而曰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尹氏曰三畏者修已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馮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非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從耳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張氏曰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吳氏曰上知生知下愚不可使知中人雖有上下然格物窮理則可致其知故聖人言此以勉人學○饒氏曰生知學知困知屬天質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悱奮發轉來為學如此尚可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

夫更無出輪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通曰以生知為上則學知者為中困知者為下矣而聖人不遽以品之下者絕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語録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

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讒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饒氏曰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向前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是就事上指此三件說三者之中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行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語錄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是專一之義○黃氏曰能以敬義為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通曰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者也

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馮氏曰君子之學苟未至於從容中道則無所不用其思不但

九者而已而九者日用常行之要也○陳用之曰洪範思於五行主土萬物非土則不生萬事非思則不成五事先貌言而後視聽者用事之序也九思先視聽而後貌言者修德之序也○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為思而不學者言此為不思者而言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聲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

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言然通曰四句皆古語

上兩句是大學誠意之事故以顏冉之徒當之下兩句是中庸誠者成已成物之事故以伊呂之徒當之

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夫子嘗以許顏子而集註於此乃曰顏子其庶乎蓋意在未見其人一句用之則

行雖許顏子有此而顏子蚤夭此所以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曰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

淺深言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首陽山名胡氏曰在河東蒲坂縣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秪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

首當有孔子曰字葢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人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没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校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葢不侔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君子之於斯世其可無過人之行哉○葉氏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舉叔齊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隂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

通達其為教温柔敦厚使人不絞不汙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揺此其所以

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馮氏曰夫子嘗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以詩禮而未及於樂其猶有俟於他日或伯魚之死而不及傳抑或在子禽之問之後乎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陳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德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為君禮稱其君春秋書小君是也○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必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

論語通卷八